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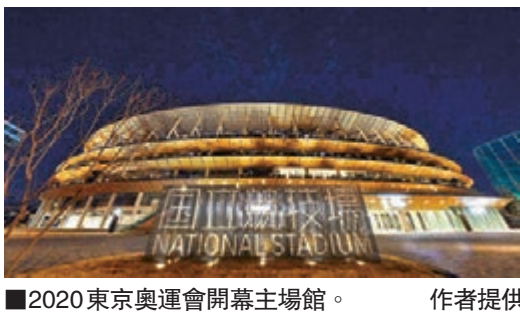


奧運版權迫在眉睫

踏入鼠年，我在這裡也向讀者拜年，祝大家心想事成！萬事勝意！更祝各運動員成績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！當踏進2020年，體育界已經摩拳擦掌，面對今年重大的挑戰：還有175日，東京奧運於7月24日就開幕了！香港運動員不斷努力去爭取奧運入場資格，執筆之時有10幾位已經獲得奧運入場券，估計今年能進場代表香港參加奧運的運動員大約40多人，照此估計，香港很大機會有3至4面獎牌進帳。

當大家都抱着期待的心情，全心全意去支持香港運動員再創高峰時，另邊廂，到目前為止香港哪一間電視台轉播東京奧運也是未知之數。原因是奧運版權費實在是在天文數字，上一屆巴西奧運版權費是2,100萬美元，加大約600萬美元製作費，當年版權擁有者TVB，堪稱全港最賺錢的電視台，也合共虧蝕1.5億港元，如由其他電視台轉播其虧蝕可想而知。今次東京奧運亞洲區版權擁有的日本公司Dentsu，先後來港3次推銷東京奧運版權，最初開價3,500萬美元，分別與TVB、Now/Viu TV、有線電視、RTHK（香港電台）、香港奧委會等洽談，但只得Now/Viu TV表示有興趣，但亦有可能會虧本2億港元，倒真的是要考慮清楚。

奧運跟世界盃收視可謂大不同，世界盃是足球單一項目，奧運有28項運動項目（今屆還增加到33項），觀眾各自選擇自己喜愛的項目去收看，收視率就分得很散。當然如果香港運動員成績好，收視也相對會比較好；世界各地電視台收視率，通常也是根據他自己國家運動員成績而定收視高低，美國電視台收視率就很明顯，當美國運動員成績很好時，收視一定高，但當運動員成績差，收視明顯就低落。在商言商，各電視台都很重視收



2020東京奧運會開幕主場館。 作者提供

視率，誰敢冒這個險去投資奧運版權呢？在外國很多奧運版權，都是由政府電視台負責統籌轉播；而在香港，香港電台是絕對可以擔當這個角色。

最近很多電視業界的朋友及體育界的領導問我有關奧運轉播權的事，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回應，只知愈遲決定電視台轉播權，時間迫切下製作出來的奧運節目愈不理想，例如：香港運動員在初賽的表現，大家未必睇到，賽後的訪問亦可能沒有，又沒有自己製作拍攝的包裝花絮，播放哪一項項目的編輯決定權可能亦不在自己手上；變好像純粹是衛星轉播體育項目賽事。正如2018年印尼亞運會，就是因為太遲決定版權，大會限制多，連一些有香港隊決賽的賽事也無法轉播給香港觀眾觀看，因此，如今屆奧運版權也是決定得遲，到時無論是哪一個電視台轉播，也不會有好反應。

業界有人問，如果遲些購買，大會會否減價便宜一些版權費呢？我覺得便宜一些是有可能，大減價相信就比較困難。國際奧委會IOC面對的是全世界，如果每一個國家或地區都是這樣，他怎樣生存呢？2020年東京奧運、2024年巴黎奧運兩屆中國要付4億5,000萬美元，中央當時曾稱，在中國如果中央不買便沒有人買的了，但國際奧委會即回應：「除非你中國不轉播奧運，你會嗎？」到最後中央乖乖地付了4億5,000萬美元。香港可以不轉播奧運嗎？如果要轉播，那就早些決定，早些作籌備，便可做個好的奧運節目，支持香港運動員。

非一般春節

抗疫嚴峻之際，農曆新年沒有社會活動，親友又沒往來拜年。年初一，屋苑樓下服務人員多過住客，相信他們的利是收入應大幅減少了。往年年初一，屋苑禮賓員、清潔阿姐齊亮相，利是往來多，新年氣氛濃。可是，今年春節是非一般春節，最令人關注的「賀年節目」，莫過於封城、停課、停交通的新聞不斷更新，誰會有心情外出？即使外出也無處可去。

沒有社會活動，親友又沒往來，返工又留在家中，其實也是挺無聊的；小朋友停了課，困在家中怎樣為他們打發時間？也是家長頭痛的問題，記住，這是不能聚眾歡樂的悠長假期啊。

非一般新年，歡樂特別短暫，人們一下子又要面對現實抗疫，打工仔忍受無聊，自我隔離，也算是對社會的貢獻。就是有些政治搞手，正當全城集中精神抗疫之際，利用抗疫政策脅迫政府，挑撥兩地關係，鼓動醫護人員罷工，實是可鄙。

即使對政府的抗疫政策有不同意見，犯得着用罷工相逼嗎？醫院有護士集體請病假，置病人苦難不顧，「白衣天使」的天使之心哪裡去了？

2003年沙士肆虐的時候，我們曾為香港醫護人員堅守崗位而驕傲，然而今非昔比，今天的醫護被政治污染，危難當前罷工，背負着救死扶傷天職的人，臨陣退縮，說得過去嗎？

當然，醫護人員的生命也是可貴的。火災人命關天，消防員要挾罷工；暴動當前，警察要挾罷工，這不是市民所樂見到的公職人員。香港幸好還有優秀的警隊和消防員，希望醫護人員本着初心，肩負救急扶危的天職，為香港市民服務。



回台投票即景

結束12天返台投票的旅程，我終於安全回港了，打從1996年開始，台灣有大選以來，24年從沒有少了我這一張票！因為我是熱愛台灣的；從這個角度可以觀察出，為什麼從美國有將近6,000名華僑返台投票？我在手機的群裡看到有人發出一張相片，有一列坐着輪椅的隊伍，在洛杉磯機場的候機室，人人舉起勝利的手勢，笑容可掬，好像勝利在握，他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，雖然常年身在美國，心繫台灣，這群長者坐着輪椅飛行十多個鐘頭，還要適應時差，難道他們不怕累嗎？我相信他們真的不怕累，因為心中有團圓，那就是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的責任感。

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一把尺，雖遠隔太平洋，但仍關心中華大地，就算是費盡了力氣，也要飛回來投下自己神聖的一票。有一位年過七旬的大哥說：「累什麼？年輕的時候把命都交給了國家，這一點累又算什麼呢？」

而我在香港機場候機室看見有一班人操着國語，說的盡是吃吃喝喝，打算到台灣哪裡吃？哪裡玩？我終於忍不住問：「你們回台灣投票嗎？」他們說：「不投票，回去過年。」我說：「既然回去，為什麼不投票？」他們其中一人說：「沒有一個好的，不投！」我直視着他說：「因為你不做功課，不關心台灣的未來！」根據觀察，大陸台商中不乏這類的

人，這與遠自歐美乘坐長途飛機返台投票的人來說，簡直是天淵之別。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差別？在此不想多究；當然，我相信也有不少台商確是回台投票的。

投票結果，蔡英文高票當選，她上台發表講話時，語調神情皆表現出意氣風發，志得意滿；今天她要講什麼都可以，怎麼講都好，因為她贏了，但不要高興得太早！未來台灣的路怎麼走下去？真令人憂心忡忡，台灣已經由富到窮，現在再加一個困字，有什麼辦法，不致讓台灣繼續窮困下去？是她未來最重要的課題。

台灣政治生態已經被徹底地改變了，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內民進黨人佔大多數，無可避免地形成一黨獨大。不少台灣人憂慮民主自由只淪為一個口號，新的威權時代來臨，白色恐怖消失，綠色恐怖登場。不是嗎？自從「反滲透法」實施以後，人人自危！近日竟有一位「韓粉」朋友，在臉書上公開表達心聲：「以後我不再過問政治了，因為不懂政治，將專心工作。」有一位老人家找到某單位電話，請去問話，他的太太生氣地把電話搶過來，說他已經失智了，還要問什麼？

2019年12月29日韓國瑜在下大雨的台中舉辦造勢活動。(潘冠辰攝)



未必全是王老五

據說內地男比女多三千萬，這三千萬自然包括老中青，不全是適婚男士吧，急於擇偶的，也用不着過分為自己未來的婚姻前途擔心，而女士們也用不着為自己的珍貴品種過分歡喜。

都說姻緣天賜，男要結婚，何愁找不到對象！女呢，也別因為不愁找不到對象而驕傲，一旦過於自負，春花秋月等閒度，美勝天仙大美人，也可能為了等待百分之百的好男人出現，最終百分之八九十的好丈夫，說不定都全讓給了貌不如她的好姊妹，所以婚姻天賜之外也看人為。

再說，新一代男女心目中，結婚已不算什麼人生大事，就我們身邊認識年過三十的俊男美女，沒半點桃花跡象的也多着，不管他或她們是不是獨身主義者，看去臉上都未曾出現過半絲尋常的憂鬱，甚至很多活得比有家室者還開心，新年團拜中最活躍調皮的，每每是嘻嘻哈哈攤大手板年過而立要討利是的那些寶貝呢！

活在婚姻大事不由父母作主的年代，他們的父祖輩就未必感受到獨身如此快樂，同時可以想像到，他們的父祖輩，其中必然也有人並非為了自己想結婚而結婚，總有男的結婚主要壓力來自

父母天天耳提面命那句「無後為大」；女的到了花樣年華同樣天天給老人家「恐嚇」：「女人三十爛茶渣呀！」心煩意亂之下，男的為了開枝散葉盡孝，女的為求耳根清淨，便都草草找個對象滿足老人家的心願了。

現在那些哥們妹們，真是「睺你都傻」，進入自由戀愛世紀，也同樣享受自由不談戀愛了。幸好現代父母多已開明體貼兒女少見「催婚」，大不了收到別家兒女結婚喜帖時，下意識對兒女流露一點什麼時候這帖你來派的眼神。

所以說，任何國家男女人口的比例，無論有怎麼大差距，都不會影響到有意結婚的男女。喜歡獨身的人多了，誰只要想結婚，無論本身是什麼條件，不難找到合適的對象。



數一數男多抑或女多。 作者提供



另一位東方女兒

由於出任國家領導人後在國內種族衝突問題上處理不力，上任前享譽國際的昂山素姬備受當初把她捧上天的西方輿論抨擊，甚至連早年獲得的榮譽和獎項都被褫奪。

這令我想起另一位「東方的女兒」、已故巴基斯坦前女總理貝娜齊爾·布托，她生前出版了自傳《東方的女兒》（中文版名稱），書中不但披露了個人顛簸的政壇生涯，也折射出這個穆斯林國家權爭的複雜性。

貝娜齊爾和昂山素姬有相似的背景和經歷：兩人也都是牛津大學畢業生，同樣被西方捧為「民主女神」，同樣登上《時代》封面，同樣以一身民族服裝穿梭於國際間。兩人也都獲西方不少榮譽獎項。

她們的國家都曾經是英國殖民地，獨立後的國家都長期受到軍政府管制或牽制，國內種族和宗教派系錯綜複雜，民族矛盾嚴重。而且，她們都是政要的女兒，父親都遭到政敵殺害。差別的是，昂山的父親帶領緬甸脫離英國統治後，本擬出任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，卻遭到政敵暗殺，時年才三十二歲。但他和軍方的淵源，成為女兒日後從政的

「庇蔭」——昂山素姬帶領的反對黨長期跟軍政府抗爭，軍方卻始終「禮遇」於她——軟禁家中而非遭到監禁。

貝娜齊爾的父親親里，布托雖然留學美國，返國出任政府要職後，卻致力於使巴基斯坦擺脫對西方強國的依賴。之後辭職創立巴基斯坦人民黨，並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先後出任總統和總理，但在一九七七年，被軍方將領齊亞·哈克推翻並囚禁，最後更被指涉嫌謀殺罪而遭處以絞刑。

可見，昂山素姬和貝娜齊爾從政有一定的家族淵源，也都帶有強烈的使命感。只是前者是牛津大學畢業生，女兒對政治權爭的殘酷體驗不深。貝娜齊爾卻不同，她一九七六年學成歸國時，曾於父親的外文部主任任職，親眼目睹總理父親如何遭遇軍事政變並被廢黜，以至被絞死。這樣的經歷令兩人的從政初心和遭遇也不同，跟昂山寧願承受軟禁，也要留在國內以和平手段抗爭、對軍政府「又傾又砌」的取態不同，貝娜齊爾卻背負着沉重的家族和政黨包袱，令她捲入複雜的權爭之中，不但個人被追迫幾度流亡和入獄，兩個弟弟都死得不明不白，最後連她自己也遇刺身亡，終年四十七歲。

百家廊



傅昱

猜燈謎的樂趣

春節期間，尤其是元宵佳節，中國民間素有觀燈猜謎的習俗。猜燈謎在我國有着悠久的歷史。據載，猜燈謎始於南宋。南宋時，首都臨安每逢元宵節，好事者都喜愛將謎語寫在紙條上，貼在五光十色的綵燈上供人猜樂。因謎語既能啟迪智慧又饒有趣味，深受社會各階層的歡迎。元宵節玩燈謎，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。

燈謎有民間老百姓創作的，也有文人潛心創設的。相傳很久以前，有個財主，人稱「笑面虎」。他見衣着體面的人，就拚命巴結；見粗衣爛衫的窮人，就吹鬍子瞪眼。有個叫王虎的讀書人，一次去他家借糧，因衣服穿得破爛，被「笑面虎」趕出了大門。王虎氣不過，在元宵之夜，紮了一頂大花燈扛在肩上，特地停留在「笑面虎」家門前，讓路人競猜。這大花燈上題寫着一首詩謎：「頭尖身細白如銀，上秤沒有半毫分；眼睛長到屁股上，光認衣裳不認人。」

笑面虎出門看罷，氣得面紅耳赤，暴跳如雷，嚷道：「好你個王虎，膽敢在大街上罵本老爺！」說完，便命家丁去毀花燈，王虎挑起花燈，笑嘻嘻地說：「哎，我請老爺莫生氣來猜猜，我這四句詩是個謎語，謎底就是針！您想一想不是啊？這是針，怎麼能說是您呢？莫非……這『針』開口對您說話了，不然您怎麼知道——我說的是您呢？」

笑面虎氣得乾瞪眼，灰溜溜地關上了大門，周圍看熱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。這事傳開後，愈傳愈遠。第二年元宵節，人們紛紛仿效，將謎面或詩謎寫在花燈上，於是蔚然成風。《紅樓夢》中，就有多個章回描寫清代人智猜燈謎的情景。

說起燈謎，很多人第一反應是「好玩」。燈謎屬春節娛樂活動，上通天文時事，下至地理常識，更涉及經史辭賦、俗世物件，幾乎無所不包，沒有機敏反應能力和相當文化素養，真不易猜中。

燈謎談諧有趣，令人笑口連連。像「一群大白鶴，撲通跳下河；河水漲起來，一起趕上坡」打一食物是「餃子」；像「十個客人

十間屋，冷了進去暖了出」打一物品是「手套」；像「一串紅果子，挨個結對子；要是着了火，賽過爆豆子」打一節慶用品是「鞭炮」；像「一個胖娃白生生，坐在雪上不吱聲；不怕凍來不怕冷，只怕紅紅太陽升」打一物是「雪人」；像「一隻綿羊四隻角，白天餓來夜裡飽；夏天床上擺威風，冬天假飯也息鼓」打一物品是「蚊帳」。

燈謎不僅僅含很多知識，還融入了不少思維技巧。有些燈謎簡單明瞭，有些卻一時難以找到解謎思路。記得小時候，語文老師出過這樣的燈謎：「一再進入決賽，就是不奪冠。打一城市名。」當時大家左思右想，抓耳撓腮，怎麼也猜不出來。老師提示：「進入決賽必是前三名，冠軍是第一名，那麼……」老師話音剛落，我腦海裡馬上出現了答案，立即舉手回答：「三亞。」

事實上，猜難度系數較高的燈謎，要經過艱苦的訓練。當然訓練方面很多，一是平時多讀書，拓展知識面，增加對百科、萬物的興趣；二是「舉一反三」，快速連通左右上下，迅捷破解思路。

據父親講，他小的時候在元宵節曾遇到一個燈主，是位老爺爺。擺着一張大案板，板上豎起幾根鐵柱，柱上懸着十來盞燈。燈的造型各具特色，有的藍底紅花，有的印着錦鯉圖，有的外裹着一層紗，還有的是正宗花燈，都是通紅的底兒、金黃的花邊兒。那燈謎並不難猜，幾乎都是用一些歇後語或神話故事編的。最勾人心弦的是當時暖人氣氛，猜對一次燈謎給五角錢。燈主指着一盞燈對眾人說「開始」，喊完「五四三二一」，一旦有人應答，就要揭開黏在燈上的謎面驗證謎底了。

在流光溢彩的夜晚，這一盞盞的燈謎，照亮了多少多少少男少女的心啊！我小時候，每年的元宵節都被父親帶着上街，去猜燈謎。元宵節的老街，煥發着節日光彩，各種魚燈、龍燈聚集在一起，孩子們又唱又跳，把老街道染得格外熱鬧。父親帶我去猜燈謎，總要先讀一讀，再細細念一遍後，想一想，然後手把手地教我——怎樣分析謎面和謎底之間的關係。記得讀小學時，受父親熏陶，我積累了不少燈謎，有時拿出來考同學，同學們都誇我頭腦靈光。有些年份街



元宵節少不了猜燈謎。

上沒燈謎要猜，父親就自己動手糊燈、貼燈謎，讓我和弟弟召集鄰近的小朋友來猜。猜對了有糖果，特別棒的還有糖人和書本呢。父親紮燈籠、糊紅紙、寫謎面，喜不自禁。元宵節那天，小朋友們吃過湯圓就往我家跑，猜對謎底的總要贏得喝彩聲，大家好一派興高采烈的模樣。你來我往，興奮無比，這場面至今難忘。

後來，有人改在家庭微信群裡發燈謎了。一家人紛紛搶答，搶答成功者會收穫紅包。這種限時猜燈謎方式，常把家裡人的氣氛搞得非常活躍。比如，以「動物」為例，「一把刀，順水漂，有眼睛，沒眉毛」——謎底是魚；以「日用品」為例，「紅娘子，上高樓，心裡疼，眼淚流」——謎底是蠟燭。以「猜人名」為例：再三謙讓，打《三國演義》人名——謎底是陸遜；漢朝文書，打《三國演義》人名——謎底是劉表；僧穿袈衣，打《水滸傳》人物綽號——謎底是花和尚；久早逢甘霖，打《水滸傳》人物綽號——謎底是及時雨。另外，燈謎還與全國幾千個城市的名字息息相關，劉關張結義處，打台灣省一地名——謎底是桃園；又到羅西市，打黑龍江一地名——謎底是雙城；山花紅爛漫，打內蒙古一地名——謎底是赤峰；美哉嘉陵，打雲南一地名——謎底是麗江，於桃花渡口看巷側雨瀟瀟，打中國一地名——謎底是香港。

在燈謎中，有一種拆字或增補字形的猜字燈謎，猜起來比較難。比如，武，打一宇——謎底是斐，首先要想到「武」與「文」相對這一層，然後方知非「文」便是「武」；早不說晚不說，打一宇——謎底是許，先想到「早」、「晚」，又想到除「早」、「晚」外，還有「午」就在「不」之列，「言」、「午」合在一起便是「許」。再比如，為中國多做一些貢獻，打一宇——謎底是蠟，謎面包含「中國」二字，「一」字和「、」（點），合在一起就是「蠟」字；千里相逢，打一宇——謎底是重，謎面包含「千」、「里」兩字，且手手相握。

隨性的澳洲鳥和澳洲人

不寂寞的鳥兒們。初到學校的第二天早晨，人還沒睡醒，陽光已熱辣辣地照進窗內，窗外隱隱約約地傳來「啊啊啊」的叫聲，像是還不會說話的孩子在向大人撒嬌一般。早起的女兒打開窗戶低聲吶喊，像是在驅趕什麼，一邊告訴我，那是澳洲著名的鳥鴉。說是鳥鴉，卻多是白色的，或是黑白相間，比鴿子還大。

澳洲人重視保護動物，鳥鴉們便自由隨性地生活在校園裡，每天除了學生們晾在外面的衣物上拉屎，就是在窗台下冒冒鬧鐘，定時定點地叫喚。女兒說驅趕牠的時候態度還不能太惡劣，不然，鳥鴉的智商高，得罪了牠，遭殃的還是外面晾曬的衣服。

在澳洲生活得非常隨性的還有蒼蠅。據說因為澳洲的生態環境好，垃圾少，蒼蠅缺少食物，渴了餓了，只好「改行」去採蜜。所以在鮮花叢中「嗡嗡」叫着勤勞工作的不一定是蜜蜂，也有可能是改行的蒼蠅。因此在澳洲留學生中又流傳着另一個段子：澳洲人說話速度非常快，嘴不敢張得太大，是害怕蒼蠅飛進嘴

裡，因為澳洲氣候乾燥，蒼蠅找不到水喝，只好飛到人家嘴裡去喝口水。與蒼蠅採蜜的傳說大同小異。

便不由自主地想，若是換作那些連蝙蝠都敢吃的偽「吃貨」，會不會把白鳥鴉抓了去燉湯，像吃蜂蛹一樣吃「蠅蛹」，而不管是否有什麼病毒。當然，連澳洲鳥兒和蒼蠅都生活得如此隨性，人也不會例外。

到珀斯的第六天是澳洲國慶日，女兒帶着已經在學校「宅了」好幾天的我坐公車到天鵝河邊去觀看煙火表演。上了公車，也是第一次坐車去天鵝河的女兒向司機詢問票價，司機先生笑嘻嘻地打量了我們半天，告訴我們不用投幣買票。當我們以為國慶日公車可以免費乘坐的時候，司機先生卻說了一句「just for you」……看完煙火表演依舊坐公車返回，排隊上車的人大約有十幾個，車站工作人員見人「多」，便招呼大家直接上車免費乘坐，不需要投幣……不單是隨性，簡直有些任性了。如此一來，心裡那些關於疫情的陰霾便被驅散不少。（澳洲漫遊記之一）